

GUI XIANG

〔日〕大佛次郎 著 陈浩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归乡



归 乡

〔日〕大佛次郎 著 陈 浩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新潮社1981年7月第47次印刷本《歸郷》翻译

归 乡

〔日〕大佛次郎 著

陈 浩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7,000 印张：9.625 印数：1—7,350

统一书号：10109·1989 定价：1.20元

新书目：85—21

目 录

孔雀.....	(1)
无名氏.....	(12)
触角.....	(25)
早晨.....	(36)
异邦人.....	(48)
夜鸟.....	(68)
重逢.....	(88)
花.....	(96)
春日迟迟.....	(116)
钻石.....	(138)
牡丹之家.....	(160)
群动.....	(188)
过去.....	(203)
林泉图.....	(222)
风土.....	(240)
雾夜.....	(267)
来客.....	(290)
译后记.....	(305)

孔 雀

“怎么样，”画家回过头来对他的同行者说，“这地方景色不坏吧？”

经过大约一小时前那场强劲的骤雨的冲刷，原先以满是尘埃的红瓦白墙的建筑物居多的马六甲城，连同那些茂盛的热带树木，变得水洗过似的艳丽、清新。阴云裂开了一处，耀眼的阳光从那里直泻下来。围着这座城市的大海仍然被覆盖在乌云下，呈着胶画颜料涂出来似的无光的灰色。不久，海面也开始放晴了，眼见着海水渐渐地透出了蓝色。不过这蓝色仍不免是那样地忧郁，连同远处长长地伸出海面的椰林覆盖的黑色海角，把个阳光灿烂的马六甲城衬托得更加绚丽夺目。城市上方的阳光不住地跃动着，想要扩展到四周的海面上去。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哪。”

画家转了个向，抬头往一所前面有一条缓缓坡道的古老的石砌天主教堂走去。这所教堂早已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四堵高高的墙壁。

挥着长柄镰刀在斜坡上割草的马来人，好象被高野左卫子一身和服打扮惊住了，停住手中的镰刀，直起身来惊奇地

打量着这两个日本人。不用说马来人，就是日本人，在这南方的城市看到高野左卫子这身地道的日本式的夏装，也会吃惊地看上两眼。不，即使是在旧日的东京，如果不是在饭店的大厅或是歌舞伎剧场，是很难看到打扮得如此惹人注目、楚楚动人的女人的。

高野左卫子在内地的时候从来都穿西装，可一旦决定到新加坡来以后，却一反一般穿惯了和服也改穿西装的做法，偏把日本的夏季和服、和服带什么的一件不缺地装进了行李箱。她存心要以她雍容华贵的打扮让人们吃惊，以为她是哪一位高贵的夫人，干脆穿上一套最华丽的白绉绸印花单和服，若无其事地在家里接待客人。

“您真叫人吃惊。”

“什么？”

“那个马来老师说见了你使他大吃一惊。”

由此可见，她的衣着装饰一直都是那样出奇出格的了。左卫子雪白的脸蛋上绽出笑容问道：

“他一定以为我像个妖精，是吧？”

“不，凡是美的东西，即使在风格不同的国家，肯定也仍然是美的。”

“小野崎先生真会说话。”

“不，我可没有说假话。”

两人抬头看着大朵大朵滴开在大树上的白花。因为刚下过雨，那花儿散发着浓郁的芬芳。

散发出芬芳的不仅仅是这棵大树，周围所有的花草树木甚至连脚下的土地都在争相把它们各自的香味散发到空气中。走进教堂的废墟一看，屋顶早已不见了，四壁徒立，蓝

天成了它的天花板。四面的壁缝间，长着些不知名的小树，正生气勃勃地伸展着它们的枝叶，仿佛在这残垣颓壁故意留着胡子，透过毁坏了的窗子，可以看到蓝色的海面。

“怎么，里面什么都没有？”

葡萄牙人修起来，荷兰人进攻的时候把它全毁了。这所教堂已经够古老的了，据说它建于一六××年，算来已有三个世纪的历史了。”

正殿空荡荡的石砌地板上，平放着一块刻着拉丁文的巨大的墓碑。它告诉人们，织田信长^①时代来日本传扬天主教的弗朗西斯哥·沙别尔的遗骸曾一度埋在它的下方。旁边还有几块形状相同的墓碑，上面雕着船、纹章之类的图案和文字，看来它们原先安放的位置已搞不清了，都并排着靠在墙上。其中还可以发现颅骨架上两根骨头组成的、和墓碑极不相称的图案。

不过，左卫子好象对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只顾看着四周的风景。正殿外面的庭院里也长满了杂草，只有几只小鸟躲在外面的树丛里鸣叫。

“一切都在眼前了。”

“我觉得这地方挺不错的。”

“我上次来的时候，也许是早晨的缘故吧，还有几只蝙蝠飞来飞去。”

画家不禁介绍起历史来：“最早，这里有一个土人的王朝。后来葡萄牙人打了进来，筑起了城堡。城堡又被荷兰人占领，最后又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如今，日本人来了，……以后

^① 日本战国、安土时代武将（1534—1582）。

还不知道又是哪一个国家来呢，这么块小小的弹丸之地……”

“外面的景色真不错！小野崎先生，您不找个地方画上几幅写生吗？”

“让您等我多不好意思。”

“不要紧，我可以让阿布杜勒开车送我到城里去逛逛，到差不多的时候再来接您。”

“那太好了。不过，如果您是去买东西的话，城里恐怕不会有什么可买的。”

“没有您陪着总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不会。那是个宁静而又逗人喜爱的城市。我一个人可是悠哉游哉到处乱转。这毕竟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和新加坡附近那些拥挤嘈杂、令人讨厌的新开地完全不同。总之它太小了，若是开着汽车在马路上找人，二十分钟之内保险能找到。”

司机跑到那个割草的马来人那里，两个人正悠然自得地坐在草地上谈着话。

“杜勒！”

左卫子用她那清澈明亮的嗓音喊了一声。她把阿布杜勒的名字缩短了一半，成了“杜勒”。阿布杜勒闻声敏捷地猫着腰回到汽车旁边。不一会儿，那汽车就闪着涂漆的车顶缓缓地驰下山坡，消失在绿色的树林背后。

“又去收她的珠宝去了。”画家想。高野左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椰林仿佛象跳动着的黑色的火花，为大海镶上一道镶边。可是左卫子对眼前马六甲这种迪非作品情趣的迷人而明快的风景，以及眼下这所早在三个世纪以前来日本传

过教的耶稣教士的古墓毫无兴趣，她正发挥着她追求现实的本能，走着她自己的路。

左卫子受着海军的特别庇护，一个才三十上下的女人居然跑到新加坡开起了一家高级餐馆。这其中奥妙何在，画家还一无所知。不过当他发现左卫子那娴淑文静的贵族式容貌是和一种明显的现实的欲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十分吃惊。

画家有着一副拳击家似的宽肩膀，外表看上去魁伟雄壮，可实际上他已年近五十，头发也已经白了大半。在尽是一些青年组成的随军作家队伍中，他被人看作是一个怪人，不过这倒使他改掉了碰到一点小事便大惊小怪和动辄发怒的脾气。

说真的，这位小野崎公平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画家。年轻的时候，他认定自己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大画家，雄心勃勃地跑到法国去学习。可是在巴黎跑了几家美术馆以后，他心灰意懒了，头一个月里，他简直是彻底抛弃了画画的理想。画家，本来就是那些天才横溢的人当的。站在那些古今名家大手笔的作品面前，他看到了自己才能的贫乏，觉得再努力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从此他渐渐变得懒散放荡，他在留学生中替私娼拉生意，在曲艺场的后台打杂。回到日本以后也不画画，不过是搞搞美术评论、贩卖绘画作品、在话剧团当后台工作人员。这场战争开始后，他看到在内地已混不下去了，便摇身一变又成了画家，在军队里找了份差使。和当年在巴黎时一样，他过的仍然是那种不伦不类的生话，画几幅粗糙低劣的速写骗骗那些对绘画一窍不通的军人还是容易的。不过，也许因为是实在无事可做的缘故，在南

方生活期间他发现自己真的有点想画几幅象样的画了。他对自己这种思想转变很是吃惊。一个人的热情的复活是幸福的。

他有时也奉命到危险的前线附近去执勤。他并不是一个怕死鬼，也许他已预感到死亡的阴影正在逼近，想在活着的时候做些象样的事。

对于马六甲城，他从第一次见到它时就喜欢上了。它色彩复杂、环境幽静，而且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渗透着古老的历史的影子，这使他这个平时喜欢读读文学一类书籍的人暂时忘掉了战争的存在。

就在画家在山上的树林间好容易选定了画画的地方，打开画箱准备写生的时候，高野左卫子在城里发现了一家印度人开的贵重金属商店，让阿布杜勒把车停了下来。这条狭窄而肮脏的街，在本地算是一条大街了。这家贵重金属店的规模也很小，唯一的一只玻璃橱窗里可怜巴巴地陈列着几件耳坠一类的东西。店堂里满地是印度人嚼碎了吐出来的槟榔子，活象溅在地面上的血，踏进去都叫人恶心。

身穿麻服、长着大胡子的印度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左卫子。

“有钻石吗？”

左卫子操一口娴熟的马来语。

印度人翻着嵌在铅色面孔上的白眼摇了摇头巾的脑袋：“没有。”左卫子从对方诡谲的微笑中，觉察到这是在卖关子。

“别担心，我可是真心实意要买，你把它们藏起来了

吧？”

“我这儿只有红宝石。”

“也好，让我看看。”

房子外面正午的阳光分外强烈，可店堂里却光线暗淡，而且对于在车上一路吹着风过来的人来说，屋子里还显得相当闷热。左卫子一面从和服带里取出日本式的扇子，一面打量起过往的行人来。日本人是绝对不会跑到这里来的，从门口经过的只是几个马来女人和男华侨。斜对面的那家商店象所空屋似的紧闭着两扇积满尘埃的大门，准是店内实在无货可卖了。越过商店的屋脊，可以望见一所竖着两座塔尖的教堂似的建筑物。那房子被漆成暗绿色，连同那青色的树木，给人一种枯燥、寂寞的感觉。左卫子还不知道，这所教堂是为纪念沙别尔而建的。她看过几种红宝石，也不还价，默默地用军用钞票买下其中一颗。

“你有钻石吗？”

左卫子买下这颗红宝石完全是为了抛砖引玉。果然那印度人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

“钻石都被日本军队硬买走了。没有了。”

“我想总还有一两颗剩下的吧？就是在新加坡，跑到华侨开的店里去，他们总会从里面拿出几颗让你挑。”

“就是有，价钱也很贵。”

“先拿来看看再说。”

印度人那张坚定而又傲慢的大胡子脸上终于露出了让步的神色。他拿出一颗重约三克拉左右的钻石。左卫子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捏着它。钻石在她手里闪着多层面的瑰光。

“我想要再大一点的。”



一个乞丐站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左卫子。这是个印度人。这人瘦得不能再瘦了，肋骨根根突出，手脚细得如同手杖。阿布杜勒见状满嘴脏话地把那乞丐大骂了一顿，随后才遵照主人事先的吩咐，摸出几个小钱把他赶走了。

马六甲确是一个弹丸小城。就是市内最繁华的一条街，乘车跑上五分钟，马上就会出现郊区的景象：房屋渐渐稀疏，椰林和田野便展现在你的眼前。当你发现那些地板架得高高的马来人住宅的时候，就到了城市的尽头了。

“去华人区。”

左卫子对司机阿布杜勒说。英国人走了以后，南方的财富和物资就全都落到华侨的手中去了。

穿行在房屋建筑之间的马六甲河，简直象一条巨大的臭水沟，河水混浊停滞。过了桥，沿着海岸一大片地方都是华人区。热闹的商店街只限于刚过了桥的那一段，再往里面去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富人们鳞次栉比的隐居别墅和豪华的公馆。这些房子大白天也大门紧闭。街上的行人稀少，显得幽静而舒适。这一带的房屋格式千篇一律：飞檐瓦顶、白壁朱门。紧闭着的厚厚的大门上方悬挂着涂漆的匾额，门上还挂着雕有“天官赐福，五福临门”等字样的涂红抹绿的木刻楹联。到这些房子里来作客的人，不站在门外叫上一阵子门是进不去的；住在里面的人的声音也传不到街上。在这样炎热的白昼，人们的生活象是被密封起来了似的，没有丝毫动静。在左卫子那样的外来人看来，仿佛自己是驱车行驶在一条无人居住的空街上。

在刚才那家印度人店里，左卫子买下了三颗钻石，她满

以为还能找到一两家这样的商店，正从车窗里往外搜索，可是这条由一座座鳞次栉比紧闭得如同城堡一样的房屋所形成的寂静的街道实在太令人失望了。她听人说马六甲是富人云集的地方，满以为这地方一定有许多珠宝商，才特意赶来的。

“回去吧。”

左卫子想起了还在山上画画的画家。

汽车调过头，开到刚才那座桥附近的时候，她发现前方马路中央停着一辆汽车。当地的汽车几乎全都被日军主要机关征用了。左卫子慢慢靠近前去，一面注意车上的人。这是一辆新式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

这辆车炸了胎，需要换一只新胎。车上的两个人下了车，站在路旁的树荫下。其中一个身穿防暑服的年轻海军军官，另一个头戴防护帽，身穿西服，是个中年绅士。这两个人也已注意到了左卫子的汽车，正朝这边看。

“啊！”左卫子急忙喊道，“杜勒，停车。”

那个穿便服的绅士手扶防护帽，扭过脸去避那急刹车时扬起的尘土。此人姓牛木，是赛雷塔根据地的上校参谋。根据左卫子以往的观察，也许是想保持先任参谋的威严吧，这个牛木上校为人冷淡，是个很难亲近的人物。

“车放炮了吗？”

上校用他那仿佛是嵌在脸上的两颗树果似的一动不动而又严厉的眼睛盯着左卫子问道：“你钻到这里来干什么？”

“因为一直没有机会领略马六甲的风光，所以请报道班的画家作向导到这里来玩玩。”左卫子感到对方的提问并不充满友好。

“观光？”

“就算是吧。”

左卫子嫣然一笑，朝上校身旁的中尉副官也点头打了个招呼。这个年轻的中尉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和左卫子交情不浅。

“现在可不是观光的季节，有人陪着你一起来吗？”

“有，现在他正在忙他自己的事。”

上校仍然如同一根木头似的站得笔直：“那么你准备今天就赶回昭南^①去吗？”

“是的。店里有些事情要料理。您的车没问题吧？要是事情紧急，那就先用我这辆……”

“不，不，没有必要。不过，单车走夜路太危险。你最好马上赶回去，要不就在什么地方等我们，大家一起走。据情报，白天倒没什么，一到夜间，柔佛一带近来老出事。”

“出什么事？”左卫子那副天真而吃惊的样子效果很不错。

“这个嘛……”上校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脸，“有游击队活动。而且那一带还是个出名的闹虎的地方。”

“我可不怕。要说老虎，我老和你们这些老虎打交道，早已习惯啦。前任参谋属虎，这您知道，还有这位今西中尉，也是一头出名的老虎。”

“哎，老板娘你……”年轻的中尉红着脸喊了一声。牛木上校也笑了。不过他笑得很勉强，脸上虽然挂着笑容，可心里却仿佛在想着别的事情。

^①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侵占的新加坡的名称。

“不能把危险当儿戏，我看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好。单车回去太危险了。另外，你也顺便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去一下，我想让一个人欣赏一下你这身纯粹的日本式的打扮。”

“到哪里去？”

“话先说在前面，”牛木又拿出了他那说一不二的军人派头，“今天的事必须绝对保密。当然这是我牛木的私事。今天到什么地方去，又和谁见了面，这事你得把它藏在心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无 名 氏

也许是穿着便服的缘故吧，一开口说话，牛木上校给人的印象和平时不同，大有一点平易近人的味道了。可能是因为他此刻的心情和站在众多的部下面前讲话时的心情不同。

“那个画画的在什么地方等你？把他撇下固然有点说不过去，不过就让他等一个小时吧。”

“他不会在乎的，一提起画笔，就是让他一个人呆一天也没事。要不，我现在去通知他一下？”

“不，回头让副官去告诉他吧，只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行了。反正这个城里有几个日本人数也数得清楚。”

上校把脸藏在防护帽檐的阴影里沉默了一会儿。牛木沉默时表情木然，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有所感动。

“你们上哪儿去？”

上校用他树果似的眼睛朝左卫子看了看，作了个和左卫子提出的问题毫无关系的回答。

“我估计他这十年里恐怕还没有见过穿和服的女人哩。不过，我和那个人还有些事情要谈，到时候得请你回避一下。”

“这么说来，这人也是你们海军……”

“不，不是。”

牛木的回答还是那样生硬，叫人无法再跟他谈下去。

车胎修好了，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车上。上校的车领先，左卫子也跟着驶上刚才过来的老路。车窗里扑进一阵阵热风。

一块金属板上用英文写着街名——海伦大街。可实际上这是一条华侨住宅街，两旁都是些白墙高耸、朱门紧闭的深宅大院。上校的车骤然减速，开始徐徐滑行。左卫子知道已快到目的地了。左卫子往前看去，只见担任向导的副官正从车窗里探出脑袋一家一家地看那门牌。突然，车猛地刹住了。

副官从车上下来，在朗日当空的路面上投下一个黑黑的影子。阿布杜勒打开车门，左卫子正要下车，那年轻的中尉笔直地朝她走来。

“不，你先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上校也没下车，前面那辆车的车座上可以看到他白色的背形。中尉一人跨上两级石阶，好象按了一下装在壁上的小小的门铃，站在门口等。他的姿势很优美。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街道寂静悠闲地伸展在阳光下。左卫子注意到中尉站着的上方，连香树把开得正盛的红花垂挂在墙外壁上。一辆自行车远远驶来。车驶近了才看出骑车人是一个日本陆军士兵，还带着宪兵的袖章。这个宪兵好象对停在华侨家门口的汽车感到奇怪，放慢速度往车窗里张望了一番。

马六甲的华侨住宅，正如它他临街的大门格式千篇一律一样，走到里面一看，格局也是大同小异。

这些住宅建筑开间虽狭，可房子呈细长形，深度相当可观。前门在海伦大街，后面却一直接到海边。也就是说，无